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09n0270

大法鼓經

劉宋　求那跋陀羅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270
大法鼓經卷上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，復有百千大菩薩眾，復有眾多天、龍、夜叉、健闥婆眾，復有百千諸優婆塞、優婆夷眾，復有娑婆世界主、梵天王、及天帝釋、四天王眾，復有十方世界無量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諸菩薩俱。
爾時，如來於彼四眾說如是法：「有有則有苦樂、無有則無苦樂，是故離苦樂則是涅槃第一之樂。」
彼五百聲聞比丘一一一切皆是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無復煩惱；心得自在，譬如大龍，心得好解脫慧、得好解脫；所作已辦，已捨重擔；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正智心解脫一一得一切心自在第一波羅蜜。有無量學人皆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果。有成就有漏法無量比丘眾、有成就無量阿僧祇功德菩薩摩訶薩徒十方來，算數譬喻所不能及，亦非一切聲聞緣覺之所能知。除文殊師利菩薩，及大力菩薩、觀世音菩薩、彌勒菩薩摩訶薩，如是上首菩薩摩訶薩，無量阿僧祇眾，譬如大地所生草木，從諸方來諸菩薩眾亦復如是，不可稱數。
復有差摩比丘尼與比丘尼眾俱、毘舍佉鹿子母、及末利夫人，各與無量大眷屬俱；須達長者、與諸優婆塞俱。
爾時，世尊於大眾中說有非有法門。
爾時，波斯匿王從臥而起，作是思惟：「我今應往至世尊所。」念已即行，擊鼓吹貝，往詣佛所。
爾時，世尊知而故問：「阿難！以何等故，有鼓貝聲？」
阿難白佛言：「波斯匿王來詣佛所，是其擊鼓吹貝之聲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汝今亦應擊大法鼓，我今當說大法鼓經。」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大法鼓經名，我未曾聞。以何等故，名大法鼓經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汝何由知？是諸來會大菩薩等悉不能知此大法鼓經六字名號，何況於汝而得聞知？」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未曾有也。此法名號真實難知。」
「如是，阿難！實爾不異。阿難！此大法鼓經，世間希有，如優曇鉢華。」
阿難白佛言：「非一切諸佛有此法耶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三世諸佛悉有此法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若然者，彼諸菩薩人中之雄，何故悉來普集於此？彼諸如來何故自於其國不演說耶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如有一阿練比丘隱居山窟。至時入村，方欲乞食，道見人獸諸雜死屍。見已生厭，斷食而還：『嗚呼苦哉！吾亦當然。』彼於異時，心得快樂，作是思惟：『我當更往觀察死屍，令增厭離。』復向聚落求見死屍，修不淨想。見已觀察，得阿羅漢果。
「如是他方諸佛不說無常苦空不淨。所以者何？諸佛國土法應如是。彼諸如來為諸菩薩作如是說：『奇哉難行！釋迦牟尼世尊於五濁國土出興于世，為苦惱眾生種種方便說大法鼓經。是故，諸善男子當如是學。』彼諸菩薩咸欲見我，恭敬禮拜，故來會此。既來會已，或得初住、乃至十住。是故，大法鼓經甚難值遇；是故，十方大菩薩眾為聞法故普皆來集。」
阿難白佛言：「善哉善哉！一切善來，彼悉得此難得經法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如是深經，非一切共。是故不應說言：『一切善來。』」
阿難白佛言：「何故彼非一切善來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此經典者，是諸如來祕密法藏，甚深微妙，難解難信。是故，阿難！不應說言：『一切善來。』」
阿難白佛言：「非如波斯匿王臨陣鬪時擊大戰鼓，其聞聲者一切箭落耶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波斯匿王擊鼓戰時，非彼一切聞鼓聲喜。有怯弱者，聞而恐怖，若死近死。如是，阿難！此大法鼓經名，是二乘之人不信法門。
「是故，阿難！譬如彼王至鬪戰時擊王大鼓；此大法鼓——諸佛祕密——佛出世時，爾乃演說。」
爾時，世尊告大迦葉：「此諸比丘清淨純一，真實強力離諸糟糠，堪任聞此大法鼓經不？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若有比丘犯戒違律，是大目連之所呵責。有如是比，我不同行，況復世尊？今此會眾，如栴檀林，清淨純一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今此會眾雖復一切清淨純一，然於隱覆之說有不善解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名為隱覆之說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隱覆說者，謂言如來畢竟涅槃，而實如來常住不滅，般涅槃者非毀壞法。此修多羅離覆清淨，明顯音聲，百千因緣，分別開示。是故，迦葉！當更觀察此諸大眾。」
時大迦葉即復觀察彼諸來者云何而來。時剎那頃，下信眾生、及聲聞緣覺、初業菩薩自惟不堪，生退捨心。譬如王家力士眾中，有名

千力士者，從座而起，擊鼓唱言：「誰能堪任與我鬪力？」其不堪者，默然而住，心自念言：「我不堪任與彼鬪力，或能傷損以致失命。」於彼眾中無敢敵者，乃名勇健難伏力士，建大勝幡。如是下劣眾生、及聲聞緣覺、初業菩薩作是念言：「我不堪任聽受，如來已般涅槃，而復說言常住不滅。於大眾中聞所未聞。」從坐而去。所以者何？彼人長夜於般涅槃修習空見，聞離隱覆清淨經故，從坐而去。

彼十方來聲聞、緣覺、初業菩薩——百千萬億阿僧祇分——餘一分住，謂彼菩薩摩訶薩信解法身常住不變者，爾乃安住受持一切如來藏經，亦能解說安慰世間解知一切隱覆之說。善觀一切了義不了義經，悉能降伏毀禁眾生，尊敬承順清淨有德，於摩訶衍得大淨信，不於二乘起奇特想。除如是等方廣大經，不說餘經，唯說如來常住及有如來藏，而不捨空，亦非身見空，空彼一切有為自性。

佛告迦葉：「汝更問大眾：『咸欲得聞此大法鼓方廣一乘，所謂大乘難信經不？』如是至三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善哉，世尊！」

即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頂禮佛足。右遶三匝已，告諸大眾：「咸欲聞此大法鼓經不？如來今當普為汝等演說一乘——所謂大乘，過一切聲聞緣覺境界。」如是三說，彼悉答言：「願樂欲聞。唯大迦葉！我等悉為聞法故來。善哉哀愍，當為我說大法鼓經。」

迦葉復言：「汝等云何信？」

彼即答言：「譬如士夫年甫二十有百歲子。若佛如是說者，我等亦當如是隨信。況說正法而不信受？所以者何？如來如說而行。如來淨眼圓照無閡，以佛眼觀知我等心。」

迦葉嘆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諸賢汝等！堪任聽大法鼓經，若持若說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譬如士夫年甫二十有百歲子，大法鼓經亦復如是。所以者何？如來涅槃而復常住，一切無我而復說我。」

彼即白言：「唯佛能知。如世尊所說，我等如是受持。」

迦葉白佛：「唯願世尊說大法鼓經、擊大法鼓、吹大法螯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迦葉！汝今聽說大法鼓經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唯然受教。何以故？是我境界故。是故如來大見敬待。云何為敬？曾告我言：『汝來共坐。』以是因緣，我應知恩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迦葉！以是義故，我敬待汝。迦葉！譬如波斯匿王善養四兵，若鬪戰時，擊大戰鼓、吹大戰螯，對敵堅住。緣斯恩養，戰無遺力，能勝怨敵，國境安寧。如是，比丘！我般涅槃後，

摩訶迦葉當護持此大法鼓經。以是義故，我分半坐。是故彼當行我所行，於我滅後，堪任廣宣大法鼓經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我是世尊口生長子。」
佛告比丘：「譬如波斯匿王教諸王子學諸明處，彼於後世堪紹王種。如是，比丘！於我滅後，迦葉比丘護持此經亦復如是。
「復次，迦葉！如波斯匿王多與諸王共為怨敵，更相攻伐。於彼彼時，其諸戰士——象馬車步四種兵眾——聞大鼓聲，心不恐怖，堅持甲仗。時王恩卹，多所賜賚。及當戰時，加賜珍寶及以城邑。若能剋敵，冠以素繒，封以為王。如是，迦葉！我諸聲聞、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如戒隨學波羅提木叉成就，善住律儀，如來則與人天安樂。其有大功降四魔者，以四真諦解脫素繒，而冠其首。若有增上信解、求佛藏大我常住法身者，如來爾時以薩婆若水而灌其頂，以大乘素繒而冠其首。大迦葉！我今亦復如是，以大乘素繒用冠汝首，汝於未來無量佛所當護持此經。迦葉當知，汝於我滅後堪任護持如是經典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當如尊教。」
復白佛言：「我從今日及滅度後，常當護持、廣說此經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今當為汝說大法鼓經。」
時虛空中諸天龍眾同聲嘆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迦葉！今日諸天大雨天華、諸龍王眾雨甘露水及細末香，安慰悅樂一切眾生，應為世尊之所建立為法長子。」
時天龍眾同聲說偈：

「王於舍衛城，　伐鼓吹戰螯；
法王祇洹林，　擊于大法鼓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汝今當以問難之桴擊大法鼓，如來法王當為汝說，天中之天當決汝疑。」
爾時，世尊告大迦葉：「有比丘名信大方廣，若有四眾聞其名者，貪恚癡箭悉皆拔出。所以者何？迦葉！譬如波斯匿王有耆婆子，名曰上藥。若波斯匿王與敵國戰時，告上藥言：『汝今速持能為眾生拔箭藥來。』爾時上藥即持消毒藥，王以塗戰鼓，若塗、若熏、若打。若彼眾生被毒箭者，聞其鼓聲，若一由旬、若二由旬，箭悉拔出。如是，迦葉！若有聞信方廣比丘名者，貪恚癡箭悉皆拔出。所以者何？彼因此經增廣正法，以彼現法成就故，得此大果。大迦葉！汝當觀彼無心凡鼓，以無心藥，若塗、若熏、若打，有如是力，饒益眾生；況復聞彼菩薩摩訶薩信方廣比丘名，而不能除眾生三毒？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若聞菩薩名者，能除眾生三種毒箭，況稱世尊名號功德、言南無釋迦牟尼？若稱歎釋迦牟尼名號功德，能拔眾生三種毒箭，況復聞此大法鼓經，安慰演說若偈若句？況復廣說，而不能拔三種毒箭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如我先說，淨戒比丘隨心所欲，以本願故。一切諸佛皆有是法，所謂不作不起不滅大法鼓經。是故，迦葉！汝於來世亦當如我。所以者何？若有四眾聞汝名者，三種毒箭悉得拔出。是故，迦葉！汝今當問大法鼓經，於我滅後，久於世間護持宣布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善哉，世尊！今當為我說大法鼓經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汝於大法鼓經應少諮問。」
爾時迦葉即白佛言：「善哉，世尊！當請所疑。如世尊所說，若有有則有苦樂、無有則無苦樂，此有何義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若無有者，謂般涅槃第一之樂，是故離苦樂得般涅槃第一之樂。若苦、若樂，彼則是有。若無有者，則無苦樂。是故欲得般涅槃者，當求斷有。」
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「一切有無常，　亦無不變異，
彼有有苦樂，　無有無苦樂。
不為無苦樂，　為則有苦樂，
莫樂諸有為，　亦勿更習近。
若人得安樂，　還復墜於苦；
若不到涅槃，　不住安樂處。」

爾時迦葉以偈答言：

「眾生不為有，　涅槃第一樂，
彼則名字樂，　無有受樂者。」

爾時世尊復說偈言：

「常解脫非名，　妙色湛然住，
非聲聞緣覺、　菩薩之境界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言色而復常住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今當說譬。譬如士夫從南方摩頭邏來。有人問彼：『汝從何來？』士夫答言：『從摩頭邏來。』即復問言：『摩頭邏為在何方？』時彼士夫即指南方。迦葉！非為彼人於此得信耶？所

以者何？以是士夫自見彼來故。如是，迦葉！以我見故，汝當信我。」
爾時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譬如有士夫，　以手指虛空，
我今亦如是，　名字說解脫。
譬如彼士夫，　遠自南方來，
今我亦如是，　從彼涅槃出。

「然彼，迦葉！若見義者，則不須因緣；若不見義，則須因緣。如是，迦葉！諸佛世尊常以無量因緣顯示解脫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為因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因者是事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為緣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緣者是依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願更顯示，其譬云何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如由父母而生其子，母則是因，父則是緣。是故，父母因緣生子。如是說因緣生法，是名為成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成者有何義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成者，世間成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世間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眾生和合施設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眾生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法集施設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為法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非法亦法，法亦非法。法者復有二種。何等為二？有為及無為、色及非色，更無第三法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法何像類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法者，非色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非法何類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非法者，亦非色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若法、非法非色無相，云何是法？云何非法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法者是涅槃，非法者是有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若法、非法非色無相者，彼慧者云何知？何所知？何故知彼相耶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眾生生生死中，習種種福德，清淨善根，是其正行。若彼行如是法，一切淨相生；若行此法者，是法眾生。眾生生生死

中，行種種非福惡不善業。若彼行如是非法，一切惡不淨相生；若行此非法者，是非法眾生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眾生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眾生者，四界攝施設，謂內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風界，及入處五根，乃至十三緣起支(《無盡意經》中云：『從不正思惟生無明。』故十三支)，受、想、思，心意識——是名眾生法。迦葉當知，是名一切法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是中何等法是眾生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是中非一法名為眾生。所以者何？迦葉！譬如波斯匿王鼓，何等為鼓？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所言鼓者，皮、木、及捋，此三法和合，是名為鼓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如是和合施設，名為眾生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聲鼓者，非鼓耶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離聲鼓者，鼓亦有聲，以風動故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鼓者，為是法、為是非法耶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鼓者，非法非非法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名為何等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非法非非法者，名為無記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有無記法者，世間應有三法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無記相者，如非男、非女。非男、非女，名為不男，彼亦如是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說，父母和合而生其子。若父母無眾生種子者，不為父母因緣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彼無眾生種子者，名為涅槃。大常不男，亦復如是。所以者何？譬如波斯匿王與敵國戰時，彼諸戰士，食丈夫祿。不勇猛者，不名丈夫。如是，無眾生種子者，不名父母。常不男者，亦復如是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善法、不善法、無記法，何者善法？何者不善法？何者無記法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樂受是善法、苦受是不善法、不苦不樂受是無記法，此三法眾生常觸。樂受者，謂天人五欲功德。苦受者，謂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、阿修羅。不苦不樂受者，謂白癩等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此則不然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從樂生苦、從苦生苦，彼為無記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其譬如何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因食生病，食則是樂、病則是苦。彼白癩等，名為無記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若苦樂名無記者，父、母、子亦無記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此則不然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其譬如何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如非想非非想等天，乃至無想，則恒住子法；善亦如是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佛所說，受、想是眾生。是故，非想非非想處，應非眾生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彼有行分。我說此眾生法者，除無想天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眾生為是色、為非色耶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眾生亦非色、亦非非色，然成就彼法名為眾生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若如是，非眾生成就法，更有異眾生者，不應有無色天。若然者，無二法：世間色及無色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法亦非色，非法亦非色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為法與解脫俱？為非法與解脫俱？無色天亦有解脫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不然，唯有為法、無為法。是故，無色天是有為數，解脫是無為，無色天有色性耳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一切有為是色，非色是無為。無色天有色者，是佛境界，非我等境界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是我境界，非汝等境界。如是諸佛世尊到解脫者，彼悉有色，解脫亦有色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云何無色天？天處所作汝知不？迦葉！云何有色天？名無色數不？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非我等境界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，諸佛世尊到解脫者皆有色，汝當觀察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如是得解脫者，復應受苦樂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如有病眾生，服藥離病已，還復病耶？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若有業者，則必有病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無業者，彼有病耶？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，離苦樂是解脫。當知苦樂是病，如丈夫是得涅槃者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若離苦樂是解脫者，無業病盡耶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世間樂者，彼則是苦。於彼出離，如是業盡得解脫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不復終盡耶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譬虛空如海，虛空如海耶？虛空無譬，解脫無譬亦復如是。如無色天有色而不可知，亦不可知似此似彼。如是住、如是

遊戲，非是聲聞緣覺境界；解脫亦如是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一切眾生誰之所作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眾生自作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此義云何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作福者佛，作惡者眾生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最初眾生誰之所作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非想非非想等無色天，誰之所作？云何活？云何住？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於彼諸業所不能知，然唯業作。如是，眾生生死黑及涅槃白，誰之所作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業之所作，業起無量法，善起無量法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何者業起？何者善起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業起者有，善起者解脫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無生處云何善起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如如不異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若善起者，云何到無生處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行善業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誰之所教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無始佛教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一切無始，佛誰化？誰教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無始者，非一切聲聞緣覺思量所知。若有士夫出於世間，智慧多聞如舍利弗，長夜思惟終不能知。佛之無始誰最為先，乃至涅槃、中間，亦不能知。復次，迦葉！如大目連以神通力求最初佛世界，無始終不能得。如是一切聲聞緣覺、十地菩薩——如彌勒等——悉不能知。如佛元起難可得知，眾生元起亦復如是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是故，世尊！無有作者，無有受者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因是作者、受者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間為有盡耶？為無盡乎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世間未曾盡、無所盡、無盡時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如以一毛涕大海水，能令盡不？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唯然能盡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大劫時，有佛名雞羅婆，出興於世，廣說法教。爾時城中有離車童子，名一切世間樂見，作轉輪聖王，正法治化。王與百千大眷屬俱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右遶三匝，供養畢已，而白佛言：『我當久如得菩薩道？』佛告大王：『轉輪聖王即是菩薩，更無有異。所以者何？無有餘人作帝釋梵王及轉輪聖王。若菩薩者，即是釋梵轉輪聖王，先作眾多帝釋梵王，然後乃作轉輪聖王正法治化。汝已曾作恒沙阿僧祇帝釋梵王，今作

轉輪聖王。』時王白言：『帝釋梵王何所像類？』佛告大王：『釋梵天王亦如汝今首著天冠，而彼端嚴則不及汝；如佛色像端嚴殊特，非聲聞緣覺菩薩所及。如佛端嚴，汝亦如是。』
「迦葉！爾時聖王復問佛言：『我於久如當得成佛？』佛言：『大王！凡得佛者，時大久遠。所以者何？假令大王捨其福德，還為凡人。而以一毛涕大海水，乃至將竭，餘如牛跡，當有如來出興于世，名曰燈光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。時有國王名地自在，燈光如來為王授記當得作佛。汝於爾時當為彼王第一長子，亦俱授記。時彼如來當如是說：「大王！汝此長子從昔暨今，大海將盡，生為汝子。於其中間，不為小王，或為釋梵轉輪聖王正法治化。汝此長子勇猛精進如是。」地自在！菩提難得，以是因緣故說此譬。地自在！汝此長子有六萬婇女——端正姝好，瓔珞莊嚴，狀如天女——棄之如唾。知欲無常，危脆不堅。「我當出家。」作是語已，信家非家，捨家學道。是故，彼佛記此童子：「當來有佛，名釋迦牟尼，世界名忍。汝童子名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，佛涅槃後，正法欲滅餘八十年作比丘，持佛名宣揚此經，不顧身命。百年壽終，生安樂國，得大神力，住第八地，一身住兜率天，一身住安樂國，復化一身問阿逸多佛此修多羅。」』時地自在王聞子授記，歡喜踊躍：『今日如來記說我子，得八住地。』時彼童子聞授記聲，勤加精進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是故，世尊！毛涕大海猶尚可盡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此義云何？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譬如商人計數金錢置一器中，其子啼時授與一錢，彼器中錢日日損減。如是，菩薩摩訶薩於大海水涕涕損減悉能知之，亦知餘在，況復世尊於眾生大聚盡而不知？但諸眾生無有減盡，一切聲聞緣覺所不能知，唯佛世尊乃能知耳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如汝所說，眾生大聚無有盡時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眾生般涅槃者，為有盡耶？為無盡耶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眾生無有盡也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眾生不盡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若眾生盡者，應有損減，此修多羅則為無義。是故，迦葉！諸佛世尊般涅槃者，悉皆常住。以是義故，諸佛世尊般涅槃者，然不磨滅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諸佛般涅槃不畢竟滅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舍壞則為虛空；如是，如是！諸佛涅槃即是解脫。」
大法鼓經卷上

大法鼓經卷下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

爾時世尊告大迦葉：「譬如有王能行布施，彼王國中多出伏藏。所以者何？以彼國王種種周給貧苦眾生，是故伏藏自然發出。如是，迦葉！大方便菩薩廣為眾生說甚深法寶故，得此甚深離非法經——謂空無相無作相應經——復得如是如來常住及有如來藏經。

「迦葉！如麝單越，自然之食，眾共取之，無有損減。所以者何？以彼盡壽，無我所想及慳貪想。如是，迦葉！此閻浮提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得此深經，書持讀誦，究竟通利，廣為人說，終不疲厭、不疑、不謗，以佛神力，常得自然如意供養，乃至菩提無乏無盡，除定報業。

「如持戒比丘不緩持戒，終身天神隨侍供養。若彼能於如是深經乃至不起一念謗想，當得如來藏如來常住，常見諸佛親近供養。如轉輪聖王，凡所遊行七寶常隨。如是安慰說者所住之處，如是比經常與彼俱。如轉輪聖王所住之處，七寶隨住不住餘處，其非真寶住於餘處。如是安慰說者現在所住，如是比經悉從他方來至其所，諸不了義空相應經於餘處住。如是安慰說者所住至方，此經常隨；如轉輪聖王所遊之處，諸餘眾生隨順王者，作如是念：『彼王所住我亦應去。』如是安慰說者所住之處，如是比經亦復常隨。如轉輪聖王出於世時，七寶隨出。如是安慰說者出于世間，如是比經亦隨出現。如轉輪聖王所有七寶，若失一寶，彼王尋求，必至寶所。如是安慰說者，為聞此經，處處尋求，要至經所。

「復次，如轉輪聖王不出世時，諸餘小王力轉輪王，和合諸王各現於世。如是，諸方無人演說此深經處，餘雜說者說諸雜經——所謂正不正雜經——彼諸眾生亦如是隨學。彼隨學時，聞此如來藏如來常住究竟深經，心生疑惑。於安慰說者生恚害心，輕賤嗤笑，不生愛念，罵辱不忍，作如是說：『此將文筆，魔之所說。』謂為毀法，悉棄捨去各還本處，更相破壞犯戒邪見，終不能得如是比經。所以者何？安慰說者所住之處，此經隨住故。

「爾時，世間多有眾生見聞摩訶衍經而生誹謗。莫生恐畏。所以者何？五濁世時，正法損減，多有眾生謗摩訶衍。如七家村中必出茶夷尼鬼。如是，比經所行之處，七人眾中必有謗者。

「迦葉！譬如同戒之人相見歡喜。彼亦如是，各各毀戒，於說法眾中聞是經時，更相瞻視，作戲笑言：『何者眾生界？何者為常？』瞻彼顏色作是思惟：『彼是我伴。』更相慈愍。如是作已，守性而住、守性而去。如婆羅門長者種性，生子習惡，父母訓誡，曾不改

悔。捨家而去，隨逐惡友，鬪諸鳥獸，以為戲樂。如是展轉，乃至他國，要結同類，共為非法，是為同行。不樂此經者亦復如是，見他誦說而反戲笑。所以者何？爾時眾生並多懈怠，持戒寬緩，為法留難，彼諸同行相隨誹謗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嗚呼！真是惡時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至於爾時安慰說者，當如之何？迦葉！譬如城邑邊近路之田，為諸人眾象馬侵食。彼時田主使一人監視，監視之人不勤守護，復更增足二、三、四、五、若十、二十、乃至百人。守者逾多，取者彌眾。最後一人作是思惟：『如此守視非一切護，當善方便令無侵害。』即取田苗手自惠施，彼生感愧田苗得全。迦葉！若能如是善方便者，於我滅後能護此經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終不能攝彼惡人，寧以兩肩荷負須彌至百千劫，不能堪忍聽彼惡人犯戒、滅法、謗法、污法，如是諸惡非法音聲。世尊！我寧屬他為其僕使，不能堪忍聽彼惡人犯戒、背法、遠法、壞法，如是諸惡非法音聲。世尊！我寧頂戴大地山海經百千劫，不能堪忍聽彼惡人犯戒滅法，自高毀他，如是諸惡非法音聲。世尊！我寧恒受聾盲瘖啞，不能堪忍聽彼惡人毀犯淨戒，為利出家受他信施，如是諸惡非法音聲。世尊！我寧捨身疾般涅槃，不能堪忍聽彼惡人犯毀淨戒，螯聲之行而身行諂曲、口言虛妄，如是諸惡非法音聲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汝般涅槃是聲聞般涅槃，非為究竟。」
迦葉白佛：「言若聲聞緣覺般涅槃非究竟者，世尊何故說有三乘——聲聞乘、辟支佛乘、佛乘？世尊云何已般涅槃復般涅槃耶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聲聞以聲聞般涅槃而般涅槃，非為究竟；辟支佛以辟支佛般涅槃而般涅槃，亦非究竟；乃至得一切種功德一切種智大乘般涅槃，然後究竟無異究竟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義云何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譬如從乳出酪、酪出生酥、生酥出熟酥、熟酥出醍醐。凡夫邪見如初生乳，乳血共雜；受三歸者猶如純乳；隨信行等及初發心菩薩住解行地，猶如成酪；七種學人及七地住菩薩猶如生酥；意生身阿羅漢、辟支佛、得自在力及九住十住菩薩猶如熟酥；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猶如醍醐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云何說有三乘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譬如導師勇猛雄傑，將諸親屬及餘人眾，從其所住欲至他方。經由曠野嶮難惡道，作是思惟：『此眾疲乏，將恐退還。』為令諸人得止息故，於其前路化作大城，遙以指示語諸大眾：『前有大城，當速至彼。』諸眾悉見漸近彼城，各相謂言：『是我息處。』即共入城休息快樂，樂於中住不欲前進。爾時，導

師作是思惟：『此諸大眾得此小樂便以為足，羸劣休懈無前進意。』爾時導師即滅化城。彼諸大眾見城滅已，白導師言：『此為何等？為幻為夢？為真實耶？』導師聞已，即告大眾：『向者大城為止息故，我化作耳。更有餘城，今所應往，宜速至彼快樂安隱。』大眾答言：『唯然受教。何緣樂此鄙陋小處？當共前進安樂大城。』導師告言：『善哉當行。』即共前進。復告大眾：『所往大城先相已現，汝當觀察，彼前大城極甚豐樂。』以漸前行見彼大城。爾時導師告諸大眾：『諸仁當知此是大城。』時諸大眾遙見大城安隱豐樂，心得歡喜，各共相視生希有心：『此城為實？為復虛妄？』導師答言：『此城真實，一切奇特，安隱豐樂。』即告彼眾：『入此大城，此則第一究竟大城，過此處已更無餘城。』彼諸大眾俱入城已，生希有心，心得歡喜，歎彼導師：『善哉，善哉！真實大智，大悲方便，哀愍我等。』

「迦葉當知，彼初化城謂聲聞緣覺乘清淨智慧，空無相無作解脫之智；真實大城是如來解脫。是故，如來開示三乘，現二涅槃，又說一乘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若有說言無此經者，非我弟子，我非彼師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摩訶衍經多說空義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一切空經是有餘說，唯有此經是無上說，非有餘說。復次，迦葉！如波斯匿王常十一月設大施會，先食餓鬼、孤獨、貧乞，次施沙門及婆羅門，甘饍眾味隨其所欲。諸佛世尊亦復如是，隨順眾生種種欲樂，而為演說種種經法。若有眾生懈怠犯戒，不勤修習，捨如來藏常住妙典，好樂修學種種空經，或隨句字說、或增異句字。所以者何？彼如是言：『一切佛經皆說無我。』而彼不知空無我義，彼無慧人趣向滅盡。然空無我說亦是佛語。所以者何？無量塵垢諸煩惱藏常空涅槃，如是涅槃是一切句；彼常住安樂是佛所得大般涅槃句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離於斷常？」

佛告迦葉：「乃至眾生輪迴生死，我不自在，是故我為說無我義。然諸佛所得大般涅槃常住安樂，以是義故，壞彼斷常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再轉無我轉我久矣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為破世間我，故說無我義。若不如是說者，云何令彼受大師法？佛說無我，彼諸眾生生奇特想，聞所未聞，來詣佛所，然後以百千因緣令入佛法。入佛法已，信心增長，勤修精進善學空法，然後為說常住安樂有色解脫。復次，或有世俗說有是解脫，為壞彼故，說言解脫悉無所有。若不如是說，云何令彼受大師法？是故百千因緣為說解脫，滅盡無我。然後，我復見彼眾生見畢竟滅以為解脫，彼無慧人趣向滅盡，然後我復百千因緣說解脫是有。」
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得解脫自在者，當知眾生必應有常。譬如見煙必知有火，若有我者必有解脫。若說有我，則為已說解脫有色，非世俗身見，亦非說斷常。」
迦葉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如來不般涅槃示般涅槃、不生示生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為壞眾生計常想故，如來不般涅槃示般涅槃、不生示生。所以者何？眾生謂佛尚有終沒不得自在，何況我等有我我所？譬如有王為隣國所執，繫縛枷鎖，作是思惟：『我今復是王、是主耶？我今非王非主。何緣乃致如是諸難？由放逸故。』如是，眾生乃至生死輪迴，我不自在；不自在故，說無我義。譬如有人為賊所逐，舉刀欲害，作是思惟：『我今無力當得免此死難，以不如是生老病死種種眾苦成就眾生思想，願作帝釋梵王。』如來為壞彼思想故，示現有死。如來是天中之天，若般涅槃悉磨滅者，世間應滅；若不滅者，則常住安樂。常住安樂，則必有我，如煙有火。若復無我而有我者，世間應滿實有我非；無我亦不壞，若實無我，我則不成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者何耶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有者，二十五有眾生行；非有者，無思之物。若非有是眾生者，應從他來。設有思之物壞者，眾生當滅；若非有是眾生者，則應充滿。以眾生不生不壞故，不減不滿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我者，云何生彼煩惱諸垢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應以是問，問於如來。譬如金師見彼金性，作是思惟：『如此金性何由生垢？今當推尋生垢之本。』彼人云何為得本不？」
迦葉白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佛告迦葉：「若盡壽思惟尋初因相，乃至無始得本際不？既不得本，亦不得金。若巧方便，精勤不懈，除彼金垢，爾乃得金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如是我者，生客煩惱。欲見我者，作是思惟：『今當推尋我及垢本。』彼人云何為得本不？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佛告迦葉：「若勤方便除煩惱垢，爾乃得我。謂聞如是比經，深心信樂，不緩不急，善巧方便，專精三業。以是因緣，爾乃得我。」
迦葉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我者，何故不見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今當說譬。譬如初學，學五字句，界成句偈。欲先知義，然後乃學。當得知不？要當先學，然後乃知。彼善學已，然後師教界成句義，引譬示之，彼能聽受。緣師得解界成句義故，則能信樂。如是，我今為煩惱藏所覆眾生說言：『善男子！如來藏如是如是。』彼便欲見。當得見不？」

迦葉白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佛告迦葉：「如彼不知界成句義，當緣師信。如是，迦葉當知，如來是誠實語者，以誠實語說有眾生。汝後當知，如彼學成。
「今當為汝更說譬喻，如四種眾生界隱覆譬喻，所謂膚瞖覆眼、重雲隱月、如人穿井、瓶中燈焰，當知此四有佛藏因緣。
「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無量相好，莊嚴照明，以彼性故，一切眾生得般涅槃。如彼眼翳是可治病，未遇良醫，其目常冥；既遇良醫，疾得見色。如是，無量煩惱藏翳障如來性，乃至未遇諸佛聲聞緣覺，計我、非我、我所為我；若遇諸佛聲聞緣覺，乃知真我，如治病愈，其目開明。翳者謂諸煩惱，眼者謂如來性。
「如雲覆月，月不明淨；諸煩惱藏覆如來性，性不明淨。若離一切煩惱雲覆，如來之性淨如滿月。
「如人穿井，若得乾土知水尚遠；得濕土塹知水漸近；若得水者，則為究竟。如是，值遇諸佛聲聞緣覺，修習善行，掘煩惱土，得如來性水。
「如瓶中燈焰，其明不現，於眾生無用；若壞去瓶，其光普炤。如是，諸煩惱瓶覆如來藏燈，相好莊嚴則不明淨，於眾生無用；若離一切諸煩惱藏，彼如來性煩惱永盡，相好照明施作佛事，如破瓶燈眾生受用。
「如此四種譬喻因緣，如我有眾生界。當知一切眾生，皆亦如是，彼眾生界無邊明淨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一切眾生有如來藏一性一乘者，如來何故說有三乘——聲聞乘、緣覺乘、佛乘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今當說譬。如巨富長者，唯有一子，隨乳母行，於大眾中亡失所在。長者臨終作是思惟：『我唯一子久已亡失，更無餘子、父母、親屬，若我一旦終沒之後，一切財物王悉取去。』於思惟頃，本所失子遊行乞求，到其本家，而不自知是其父舍。所以者何？幼少失故。父見識之，而不言子。所以者何？慮怖走故。多與財物，而語之言：『我無子息，為我作子，勿復餘行。』彼子答言：『不堪住此。所以者何？住此常苦，如被繫縛。』長者謂言：『汝欲何作？』子復答言：『寧除眾穢，放牧田作。』長者念言：『此子薄福，我當知時，且隨彼意。』即令除糞。
「其子久後見大長者五欲自娛，心生欣樂，作是思惟：『願大長者時見哀納，多賜財寶，以我為子。』作是念已，不勤作務。長者見已，作是思惟：『如是不久，必為我子。』是時長者尋告之曰：『汝今云何起異心想，不勤作務？』彼即答言：『願欲作子，生如是心。』長者言：『善。我是汝父，汝是我子。我實汝父，而汝不知，所有庫藏悉以付汝。』於大眾中唱如是言：『此是我子，我失

來久，今遇還家，而不自知。我命為子，而復不肯，今日自求，為我作子。』
「迦葉！如彼長者方便誘引志意下劣子，先令除糞，然後付財。於大眾中唱如是言：『此本我子，亡失來久，今幸自來，為我作子。』迦葉！如是不樂一乘者，為說三乘。所以者何？此是如來善巧方便。是諸聲聞悉是我子，如除糞者今始自知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嗚呼異哉！是聲聞乘，何鄙之甚？實是佛子，而不識父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應如是學。若汝不堪呵責毀罵，則應捨離。彼後熟時，汝當知之。
「復次，迦葉！聲聞、大乘常相違反——世俗、無漏，愚癡、黠慧。
「復次，迦葉！若謗此經者，應當攝取。所以者何？彼以謗故，捨身當墮無邊黑闇。哀愍彼故，當設方便，以大乘法而成熟之。若不可治者，當墮地獄；若有信者，彼自當信；其餘眾生應以攝事攝令解脫。
「復次，迦葉！若有士夫初得熱病，不應與藥及餘眾治。所以者何？時未至故。要待時至，然後乃治，二處不知是則敗醫。是故病熟，然後應治；若未熟者，要待時至。如是，眾生謗此經者，過患熟時，深自悔責：『嗚呼苦哉！我之所作，今始覺知。』至於爾時，應以攝事而救攝之。
「復次，迦葉！如有士夫，度大曠野，聞合群鳥鳴。時彼士夫思是鳥聲，謂有劫賊，異道而去，入空澤中，至虎狼處，為虎所食。如是，迦葉！彼當來世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於有我無我聲，畏有我聲，入於大空斷見，修習無我，於如是如來藏諸佛常住甚深經典不生信樂。
「復次，迦葉！汝所問我為阿難說：『有有有苦樂，無有無苦樂。』汝今諦聽。迦葉！如來者，非有、非眾生，亦不壞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云何？世尊！」
佛告迦葉：「如雪山下有出淨光摩尼寶性。有人善知摩尼寶相，見相則知，即取持去。如鍊金法消除滓穢，離垢清淨，隨所著處，本垢不污。所以者何？譬如士夫持燈而行，隨所至處闇冥悉除，燈光特明。彼摩尼寶亦復如是，如鍊真金塵垢不污，星月光照則雨淨水，日光所照尋即出火。如是，迦葉！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出興于世，永離一切生老病死，煩惱習垢一切悉滅，常大照明，如彼明珠，一切不污；如淨蓮華，塵水不著。
「復次，迦葉！如來如是如是時、如是如是像類出於世間，隨其所應，示現凡身，不為彼彼凡品生處垢穢所染，亦復不受世間苦樂。

樂者人天五欲功德，彼即是苦，唯有解脫，究竟常樂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世尊！我自惟省，今始出家受具足戒，得比丘分成阿羅漢。當於如來知恩報恩——以如來昔日分我半坐；今日復於四大眾中，以大乘法水而灌我頂。」
爾時，眾中有持比丘色像儀式者、或持優婆塞色像儀式者、或持非優婆塞色像儀式者，傾側低仰，一切皆是魔之所為。
爾時，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大眾離諸糟糠，堅固真實，如栴檀林。如是眾中，彼云何住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問大迦葉。」
阿難言：「唯。善哉當問。」即問迦葉：「於此眾中，彼云何住？」
迦葉答言：「彼愚癡人是魔眷屬，與魔俱來。是故，阿難！我先說言：『不能堪任於如來滅後善巧方便護持正法，如善守田。』是故先言：『寧負大地』，廣說如上。爾時世尊即告我言：『於我滅後，汝當堪忍護持正法，至于法盡。』我時白佛：『我當堪能四十年中護持正法。』時佛責言：『何以懈怠，不能護法至於法盡也？』」
佛告迦葉：「汝且求魔。若能得者，堪任護法。」
迦葉即以天眼觀察而不能見。如舍衛國有一野人亡失其子，於大眾中求子不得，疲乏而歸。迦葉天眼於大眾中求魔不得，亦復如是。即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求覓惡魔。」
如是八十諸大聲聞皆曰：「不堪。」
復令賢護等五百菩薩——除一菩薩名一切世間樂見——推覓惡魔，亦復不得。
爾時，世尊復告迦葉：「汝不堪任法欲滅時餘八十年護持正法。南方菩薩當能護持，汝當於賢護菩薩五百眾中最後求之。」
迦葉答言：「善哉當求，求得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。世尊！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，則是其人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汝往勸請，令覓惡魔。」
爾時，迦葉即與八十諸大聲聞及賢護等五百菩薩，俱共勸請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：「汝童子！世尊所舉，堪覓惡魔。」
爾時，童子於大眾中白迦葉言：「我今堪任推覓惡魔。然有八十諸大聲聞、賢護等五百菩薩摩訶薩，及文殊師利、觀世音、得大勢、滅諸惡趣、彌勒菩薩等，何故不覓，令我覓耶？宜令彼先，然後及我。」
迦葉謂言：「降伏惡魔為無福耶？」
答言：「迦葉！汝知有福，宜自為之；我今不能。」
爾時迦葉以此白佛。佛告迦葉：「此童子語為何所說？」

迦葉白佛：「童子說言：『先諸大德，然後及我。我是俗人，性復下劣。是諸大德、八十聲聞、及賢護等五百上首，彼悉在先，然後次我。』」
時諸聲聞及賢護等一切推覓，悉不能得——如彼野人求子不獲——皆曰：「不堪。」於一面立。
爾時，世尊復告迦葉：「汝今聞此大法鼓經，於我滅後四十年中，當善護持如今正法，當擊大法鼓、吹大法螯、設大法會、建大法幢。然後，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於正法欲滅餘八十年，當以五繫縛彼惡魔及其眷屬如縛小兔，廣當宣唱大法鼓經、當擊大法鼓、吹大法螯、設大法會、建大法幢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當於何時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正法欲滅餘八十年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欲見惡魔。」
佛告童子：「速以惡魔示諸大眾。」
爾時，童子瞻仰世尊，即指示言：「觀此惡魔，從異方來，如諸菩薩作比丘像，於眾中坐。」
大眾悉見，見被五繫。
魔言：「童子！我於此經不復作礙。」如是三說。
爾時，世尊告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等菩薩眾言：「摩訶迦葉已能於我滅度之後四十年中護持正法，汝等誰能於我滅後最後護法？」如是三說，無能堪者。
佛告大眾：「汝等勿得起輕劣想。我此眾中多有弟子，於我滅後能護正法、說此經者。賢護等五百菩薩最後一人——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——於我滅後，當擊大法鼓、吹大法螯、設大法會、建大法幢。」
爾時童子即放弊魔。
時諸大眾語童子言：「汝已授記。」
爾時，世尊復告大迦葉言：「今汝迦葉！如守田夫無善方便，不能堪任護持此經。今此童子聞此經已，能善誦讀，現前護持，為人演說，常能示現為凡夫身，住於七地。正法欲滅餘八十年，在於南方文荼羅國大波利村善方便河邊迦耶梨姓中生。當作比丘持我名，如善方便守護田苗，於我慢緩懈怠眾中離俗出家，以四攝法而攝彼眾。得此深經，誦讀通利，令僧清淨，捨先所受本不淨物。為說大法鼓經，第二為說大乘空經，第三為說眾生界如來常住大法鼓經，擊大法鼓、吹大法螯、設大法會、建大法幢。當於我前被弘誓鎧，盡百年壽常雨法雨，演說此經。滿百年已，現大神力示般涅槃，說如是記：『釋迦牟尼佛今來至此，悉當瞻仰，恭敬禮拜。』如是，如來常住安樂，諸仁當觀真實常樂，如我所說。」

爾時，空中十方諸佛皆悉現身說如是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！如汝所說，一切皆當信其善說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成就幾德能見如來常住不壞法身，臨命終時現大神力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菩薩摩訶薩成就八功德者，能現前見如來常住不壞法身。何等為八？一者、說此深經心不懈怠。二者、說彼三乘三種之說亦不懈倦。三者、所應化者終不棄捨。四者、若僧壞者和合一味。五者、終不親近比丘尼、女人、黃門。六者、遠離親近國王及大力者。七者、常樂禪定。八者、思惟觀察不淨無我。是為成就八種功德。
「復有四事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善能持法。二者、常自欣慶：『善哉！我今所作快樂大善。』三者、能自歸依，作是思惟：『我得善利。』四者、於如來常住決定無疑，日夜常念如來功德。
「以是因緣，現前得見常住法身現大神力，然後命終。
「迦葉！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隨所住處城邑聚落，我為是等示現法身而說是言：『善男子！善女人！如來常住。汝從今日常應受持讀誦此經，為人解說，作如是語：「當知如來常住安樂，正心悕望勿為諂曲；當知世尊如是常住，淨悕望者我當現身。」』汝大迦葉當信、當審，若不如是修行法者，何由見我？云何能得神通示現？如我為聲聞乘說，比丘能捨一法者，我為保任得阿那含果。謂彼所行功德成就亦復如是。如我先說持戒比丘，終身天神常隨供事，是故汝等勿貪利養，當修厭離住身念處。
「復次，迦葉！持我名比丘常令僧淨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為云何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行攝取時，滿足犯戒貪烏之眾，如彼巧便守護四法。賢護等五百菩薩先不堪任，是等今者猶故不堪於我滅後最後護法。持我名比丘行攝法時，攝諸寬縱懈怠比丘，習近供養，與其經卷，消息將護。如養牛法，知可伏時，然後調伏。若攝取調伏而不改者，則便棄捨，不令毒箭塗傷善淨。彼復當作如是思惟：『莫令淨行比丘因彼犯戒。彼說非法、行惡行者，不應致敬共同法集布薩自恣羯磨僧事，悉不應同。』如王摧敵，彼亦如是。如是方便調伏彼已，於百年中常雨法雨、擊大法鼓、吹大法螺、設大法會、建大法幢、示大神力，命終涅槃。過千佛已六十二劫，經百千緣覺及八如來般涅槃後，乃成佛道，名智積光明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。彼時持我名比丘者，即是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，當於此土成等正覺。
「迦葉當知，無上菩提，如是難得。迦葉！為是凡人所能得不？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迦葉：「一佛國土一佛施作佛事，第二、第三亦復如是。如一芥子中有眾多世界，周旋往返而不自知。誰持來去？誰安我此？隨所應知，隨順為作。如是，或有知我者、或不知者。此一世界耆闍崛山中，有釋迦牟尼佛，即於此中有阿逸多佛；於此世界或現劫燒、或現說法，如是奇特，甚為希有。復有何等最上奇特？謂一切世間樂見童子不於凡俗家生，其所生家悉是菩薩。迦葉當知，彼供養給侍者，悉皆歡喜，宗親愛念，皆作是言：『我種姓中有如是人生。』此諸人等，一切皆是我之所遣。迦葉當知，彼菩薩摩訶薩，若餘四眾為作眷屬，悉聞說此大法鼓經，一切皆當得無上菩提。

「迦葉！我於過去久遠世時，在毘舍離城作轉輪王，名難提斯那。爾時，毘舍離城如四天王下閻浮提、如忍世界，其餘天下亦復如是，如是三千大千世界。我時壽命不可思議。我作如是轉輪聖王，行阿僧祇殊勝布施及諸功德，持戒清淨修諸善行，合集如是無量福德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聞說一乘大法鼓經，戲笑而往，乃至一念，所得功德勝前福業，不可稱記，算數譬喻所不能計。如有呪王名曰焰炤，一說此呪，四月善護。迦葉當知，世間凡呪勢力如是，何況一讀大法鼓經而力不能盡壽為護？是故，有能供養此經者，是諸眾生為無上菩提作決定因，乃至究竟菩提不離是經。」

時諸大眾同聲唱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甚奇，世尊！今此童子當為持佛名比丘，若般涅槃者，祇洹林神無所依怙。所以者何？彼從南方來至佛所而般涅槃。」

佛告大眾：「彼亦不來，我自往彼，示現其身，先遣此經，然後乃往。所以者何？若此經不往至彼手中，則彼生退心。若彼有眾生應調伏者，我與大眾往住其前。彼見我已，當即還往迎，便般涅槃，隨其所欲度眾生處而般涅槃。

「爾時，天帝釋子，名阿毘曼儒，當乘神通而來至此。彼雖幼少，真心清淨信樂大乘，唯獨一人無有儔匹。於天人中持此大乘甚深經典，是故彼為說解脫因，得授佛記。時諸大眾同聲說偈：

「『奇哉！一切，　世間樂見。　為比丘像，
擊大法鼓，　護持佛法，　令得久住。
般涅槃後，　世間虛空；　彼滅度後，
無與等者。　如是比丘，　世間難得，
能為世間，　說究竟道。』」

爾時，迦葉、阿難、賢護菩薩等無量大眾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大法鼓經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